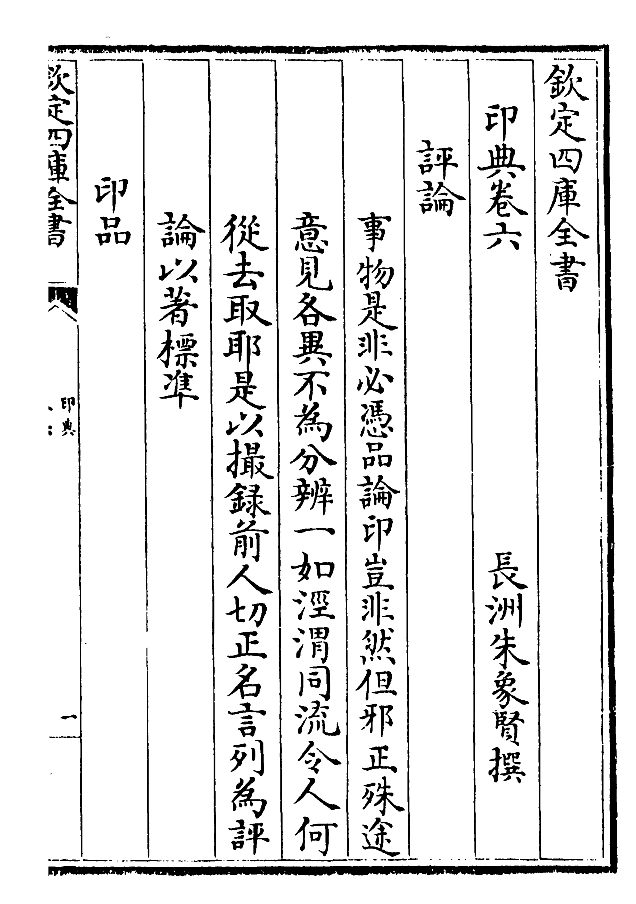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印典卷六　　長洲朱象賢撰

評論

事物是非必憑品論印豈非然但邪正殊途意見各異不為分辨一如涇渭同流令人何從去取耶是以撮録前人切正名言列為評論以著標準

印品

甘旭云印有三品曰神曰妙曰能輕重有法中之法屈曲得神外之神筆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神品也宛轉得情趣疎密無拘束增減合六義那讓有依顧而無雕琢之痕妙品也長短大小中規矩方圓之制繁簡去存無懶散局促之失清雅平正能品也

怡軒先生云氣韵高舉如飛天仙人遊下界者逸品也體備諸法錯綜變化莫可端倪如生龍活虎者神品也非法不行奇正迭運斐然成文如萬花春谷者妙品也

去短集長力追古法自足專家如範金琢玉各成良器者能品也

三代印

甘旭云通典以為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為鈕其文未考或謂三代無印非也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則有璽印明矣虞卿之棄蘇秦之佩豈非周制乎

秦印

秦之印章少易周制皆損益史籀之文但未滿二世其傳不廣

漢印

漢印悉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古樸典雅莫外乎此矣

魏晉印

魏晉印章本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是以雜於漢印之内一時難以辨别也

六朝印

六朝印章因時改易漸作朱文白文印章之變始基於此然猶未至謬譌也

唐印

李唐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多曲屈盤回毫無古法印章至此邪謬甚矣

宋印

宋承唐制文愈支離不宗古法多尚纖巧更其制度或

方或圓文用齋堂館閣等字校之漢魏大相悖矣

元印

元時印章絕無知者至正間吾子行趙松雪意在復古

第工巧是飭而古樸之妙猶有未然

明印

明官印文用九疊而以曲屈平滿為主不類秦漢階級

崇卑以分寸别之私印本乎宋元隆慶間武林顧氏集

古印為譜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好事者始知

賞鑑秦漢印章復宗其制度時之印數印譜疊出急於射利而又多寄之棗梨剞劂者不知文義有大同小異處一槩鼓之於刀豈不反為之誤博古者知邪正法遂得秦漢之妙矣

劉欽曰印章每字篆皆九曲葢乾元用九之義

玉印

三代以玉為印唯秦漢天子用之私印閒有用者取君子佩玉之意其文温潤有神古者愈妙

金印

金印漢王侯用之私印亦有用者其文和而光雖貴重難入賞鑑古用金印以别品級耳

銀印

漢二千石銀印龜鈕私印因之其文柔而無鋒刻則贓刀入賞鑑不清

銅印

古今官私印俱用其文壯健而有回珠古者佳新者次之製有鑿刻鑄亦有塗金啇銀者

象牙印

漢乘輿雙印二千石至四百石以下皆用象牙為之唐宋用以為私印其質軟朱文則可白文難於得神易涉死版時俗以作朱文之深細者

犀角印

漢乘輿雙印二千石至四百石以黒犀為之餘印不用好奇者用以為私印其質粗軟久則歪斜不足貴也

寶石印

寶石古不以為印私印止存一二今未有製之者且艱於刻其文澁而少潤遜於玉者多矣

瑪瑙印

瑪瑙印古亦甚罕官印閒有之硬而難刻其文剛燥少温用為私印近俗

水晶印

水晶古無以為印者近世有之其質堅而難刻其文滑而不滋用之飾玩則可

石印

石古不以為印唐宋私印始有之不耐久故不傳唐武德七年陝州獲石璽一枚文與傳國璽同石亦有數種燈光凍石為最其文俱潤澤有光別有一種丰神即金玉難優劣之也

磁印

古無磁印唐宋始有以為私印者不易刻其文似玉而麤其制有龜尾鼻鈕舊之佳者亦堪賞鑑

官印

怡軒先生云古之官印與私印無異至唐宋漸大而文為盤屈愈後愈謬至本朝盡易古式字畫必曲至九疊濶邊朱文爵尊者大三寸餘卑者亦幾二寸絕無意趣閒有好古者仍仿漢制同名印於翰墨閒用之是印宜白文大不逾寸爵尊者末用章字常職用印字或不用章印字亦可但勿多字隨俗有悖古意

名印

甘旭云上古用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為正姓名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如氏字及閑襍字様俱不可用用則與古不合矣

吾子行云名印不可妄寫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内不得著氏字

臣印

甘旭云漢印用臣某者不獨用於君前其同類交接亦用之臣者男子之賤稱謂自謙耳

盛熙明云武琦六面印内有著臣字者王應先曰秦漢間人相語往往稱臣不於君前然後稱臣也王寀曰武琦六面印如言事言疏等文自有序則稱臣者當徹君前其制度字畫纖巧不類秦漢疑六朝物

怡軒先生云古人名印内有臣字者原非必於君前始用今武琦之六面印臣字與言疏等並列則於君前用

之也兩說俱是微覺其執耳

之字印

威熙明云凡印内用之字者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黄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守相卿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端正耳非之字本意也

表字印

吾子行云表字印只用二字為正式近人欲并加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某非也若作某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尤不可入印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非皆名印葢字印不可以印字亂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唐呂温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右一字左二字此亦表字印式也

甘旭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表

字印始盛行也非古制矣如用止宜二字不可加印字或用姓氏字猶可近有用某人父者謬謬特甚父通作甫男子之美稱用印而自美何耶

地名小字印

擷芳録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白文龜鈕塗金斑駮已盡色如古墨光彩照人自非晉後物漢末江南周公瑾稱周郎諒其遺也常有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倣效是式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方

道號印

吾子行云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也

甘旭云時用號印如某道人或某山人某某子之類古無此制唐宋近代始有之詩畫翰墨間用之亦可

堂室齋閣印

甘旭云堂館齋閣雜印古制原無始於唐宋用為書畫引首以閑雜俗字為之非矣

吾子行云軒齋等印古無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

白文玉印後或為法白文不若從朱文唐人雖有號未嘗作印三字屋扁却有之

書柬印

甘旭云秦漢名印之外絶無他製後晉朝及六代間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啟事言事白事白牋言疏等印者極當近人於書柬上用某人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護封者俱時俗所尚决不可從大約書柬中及封固處止用一名印足矣

詩句印

怡軒先生云後人不遵古制閑襍字様俱用作印至有以詩句作印者亦屬非古然能製作清雅用於翰墨不至惡俗從衆亦可但止可取名作或四五七言一句斷不可多字陋刻致類木記耳

成語印

徐元懋云先君子晚年刻一印曰空谷一叟此出漢書蕭望之之言先君抱才未遇因以自寓也嘗見湛甘泉

有印曰吏禮兵三部尚書予竊怪之及讀宋史東坡爲吏禮兵三部尚書蓋用成語文衡山庚寅生刻印曰惟庚寅吾以降此出楚詞有效之者改曰惟甲子吾以降則無出矣怡軒先生曰成語雖云有出已非古意若此妄作何足道哉今人欲用亦依詩句印可也

引首印

梅菴雜志古來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即表字亦不多見宋後取閑襍字作印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印

極為杜譔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歟

龍虎

攷古紀畧古人名印中偶見字傍有龍虎環抱者其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内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為藏拙耶

白文印

甘旭云古印皆白文本摹印篆法則古雅可觀不宜用玉筯篆用之不莊重亦不可作怪下筆當壯健轉折宜血脉貫通肥勿失於臃腫瘦勿失於軟弱得心應手妙在自然牽強穿鑿者非正體也

吾子行云白字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下不可圓縱有斜筆出當取法寫過如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第一其印文必逼於邊不可空空且不古

甘旭云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印於上其文突起曰陽後代製有印色印之其文虛白曰陰古所為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

趙彦衛云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紫泥紫泥封誥是也

朱文印

甘旭云朱文秦印有之漢印則未見至六朝唐宋時尚此文宜清雅流動而有意不可太粗粗則俗亦不可多曲疊多則類唐宋印之版而無神矣

吾子行云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者免費詞說其印文不可逼邊須當以空中空白得中處為相法庶免印出與邊相倚也字宜細於四旁有出筆皆滯邊者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朱白相間印

甘旭云古印有半白半朱者有一白一朱相間者又有一朱三白一白三朱者二朱相並二白相並者皆漢後

之制如效此章法當詳其字意可否不致牽強穿鑿方可稱善

回文印

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俱作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字必分為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之意也其單字名者俱順寫以姓名在前後或加印字或私印之印字若近代齋館閣様印用此法則非理矣

三字印

盛熙明云三字印一邊一字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太相接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偶有自然空處不可𦡀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文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屈務填滿若寫之得法自不覺空處又凡印文中有匾口如字上口須寛使口中見空稍多方渾厚漢印如此

四字印

吾子行云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别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五字印

漢太初時數用五故官印皆作五字其式作三行前二行皆二字第三行單一章字或印字令長以稱副之此外五字古印甚少作者均宜彷之此法今見有將前行置一字以配後二行疏密或有中行置一字使中間疏

兩傍容者終有牽強之弊不若末行一字之為自然也

鑄印

梅菴雜志鑄印字由範中而出其文爽朗而地光平雖意趣減於刻鑿其渾樸莊重自不可及

刻印

甘旭云刻印以刀成文軍中即時授爵多刻印刻者更有妙處宜法之

鑿印

鑿印以鎚鑿成文亦名曰鐫成之甚速其文簡易有神
不加修飾意到筆不到又名急就章軍中急於封拜故
多鑿之以利於速

急就章

賈子説林軍中急於封拜故印於馬上鐫鑿成文所為
漢人急就章也
擷芳録古印中有急就章者急於用而疾速成之也故
其文踈者自踈密者自密絶不作意最為自然相傳於

馬上鑿之則不可考矣

碾印

甘旭云玉及水晶瑪瑙等印堅不易刻故多碾者工人雖巧鮮知篆法不能令有意趣且轉折結搆未能流暢不足以供賞鑑

梅菴雜志碾者不過用鋼輪之力以為横直之文非如用刀可運用己意所以字畫絶無意趣非全係工人之不善其道如是耳

印式

秦漢印俱方者間有條者皆正式偶有軍曲用腰子形者其意莫攷寧陽丞印用圓者字體覺方恐後人磨圓未可辨也至有葫蘆及爐鼎並異怪形式者皆宋元近代之俗尚不可稱印而入賞鑑耳

古印之大不逾一寸今凡倣製宜守法之若造作太大易涉俗陋且字法不能有意趣如書籍簡版只堪印出字畫而已不特小也厚薄亦然古印厚者未有至半寸

薄不過一分許或二三分綰以組綬印用自便不必厚也今有厚至寸餘及二三寸者皆非古法

印鈕

秦漢魏晉六朝印鈕有螭龜辟邪虎獅象駝狻猊豸羊兎獸鳧蟾蛇壇覆斗瓦鼻環亭等式用以別主守定尊卑近以牙石作瓌瓏人物者雖奇巧可人不過俗尚典雅質樸弗如古也

攷古紀畧古人私印有爵者按式鑄鈕無爵者隨人所

好不必以官鈕而改作古者尊卑共之用非僭也

鐫製

有物有則見之經典可徵物之於法不容少緩者也今印章一道識者頗罕若不以名人之法明之奚免執俗見而反古道乎聊取前言以當規矩

摹印法

李陽氷云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

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作印法

怡軒先生云作印之法並無一定只要轉折有情章法自然無拘束懶散之失有得神得趣之妙則細亦可粗亦可光亦可不光亦可或細或粗亦可稜角宛然亦可整齊端正亦可參錯不經亦可刓缺破損亦可但細則俱細粗則俱粗粗細相間整齊參錯皆然若光而滑粗

而浮細而弱整齊而呆板參錯而失度無可救藥矣

摹印篆

吾子行云摹印法漢有摹印篆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加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凡屈曲盤回唐印始如此今碑刻有顔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攷

甘旭云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為主多減少

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絕出周籀妙入神品漢印之妙皆本乎此

王兆雲云印章文字非篆非隸亦非不篆非不隸别為一種謂之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然一筆之損益皆有法度後世不知以許氏說文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譔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可也

梅菴雜志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

點畫輳合不純二也經營位置妄意踈密三也

章法

甘旭云布置成文曰章法欲臻其妙務準繩古印明六文八體之增減畫之踈密那讓取巧當本乎正使相依顧而有情一氣貫串而不悖始盡其妙

增減

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不礙字義不失篆體增減得宜見者不訾其異謂之增減法時人不知妄

意增减則失其本所謂差之毫釐謬於千里者也

怡軒先生云印篆增减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葢漢隸每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斷不可杜譔妄為變亂古文有悖增减之義

那移

甘旭云作印字有稀密不均者宜以此法第不可弄巧作奇故意那湊有意無意自然而然方妙

學古

表三俊篆刻十三略秦漢六朝古印乃後學指模猶學書必祖鍾王學畫必祖顧陸也廣蒐博覽自有會心

章法

又章法須次第相尋脉絡相貫如營室廬者堂戶庭除自有位置大約於俯仰向背間望之一氣貫注便覺顧盼生姿宛轉流通

結構

結構不精則筆畫散漫或有密實或有疏朗字體各別

務使血脉貫通氣象圓轉

滿

滿非必填塞字畫使無空隙字無論多少配無論方圓總以規模濶大體態安閑為務不使踈者嫌其空密者嫌其實思過半矣如徒逐字排列即成呆板

縱横

縱横專論刀法用大指與食指中指撮定刀幹再將無名指小指抵在刀後中正其鋒運以腕力勢若風飄陣

馬所向無前神致當自生也

蒼

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蒼蔥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凉之謂故篆刻不拘粗細糢糊隱現剝蝕俱尚古秀不可作荒穢態

光

光即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勝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倘運腕無力

僅事修飾必犯油滑之病又非所宜

沉著

沉着者不輕浮不薄弱不纖巧樸實渾穆端凝持重是其要歸也文之雄深雅健詩之遒鍊頓挫字之古勁端楷皆沉着爲之圖章至此方得精神

停匀

人身豐瘠不同而有肉有骨則一也圖章亦在骨肉停匀骨立者未免單薄而臃腫膨脝又鄰於俗且有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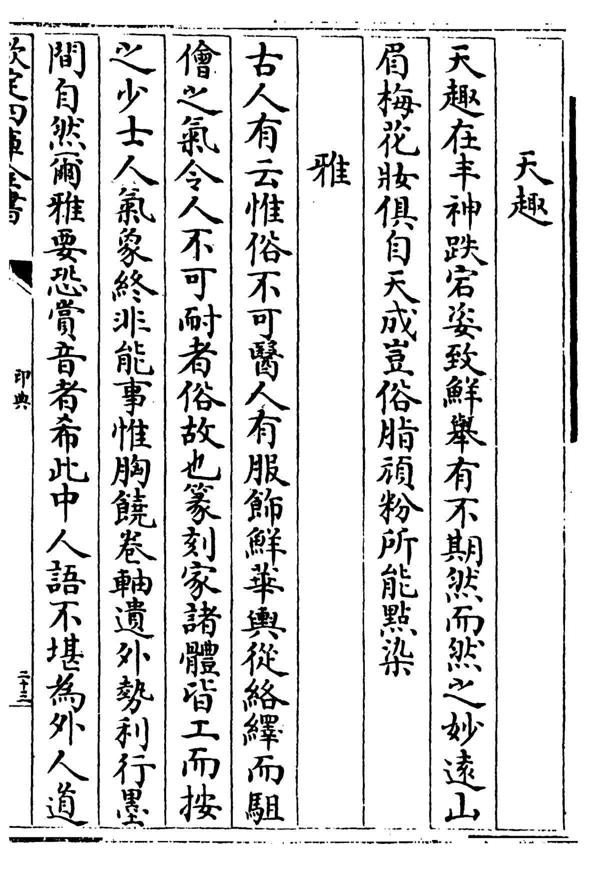
骨若韓幹畫馬其不貽凋喪之譏者幾希

靈動

靈動不專在流走縱極端方亦必有錯綜變化之神行乎其間方能化板為活

寫意

寫意若畫家作畫皴法點法鉤染法體數甚多要皆隨意而施不以刻畫為工圖章亦然苟作意為之恐增匠氣



天趣

天趣在丰神跌宕姿致鮮舉有不期然而然之妙遠山眉梅花妝俱自天成豈俗脂頑粉所能點染

雅

古人有云惟俗不可醫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馹儈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惟胸饒卷軸遺外勢利行墨間自然爾雅要恐賞音者希此中人語不堪為外人道

也

刀法

甘旭云運刀之法宜心手相應自各得其妙然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疎密畫有曲直不可一槩率意當審去住浮沉宛轉高下則運刀之利鈍大則腕力宜重小則指力宜輕粗則宜沉細則宜浮曲則宛轉而有筋脉直則剛健而有精神勿涉死板軟俗墨意則宜兩盡

怡軒先生云用刀之病有六心手相乖有形無意一也

轉運牽強天趣不流二也因便就簡顛倒苟完三也鋒力全無專求工緻四也形貌雖具終未脫俗五也或作或輟成自兩意六也

王兆雲云印難莫難於刀法章法字法俱可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痀僂承蜩心自知之口不可言

刻玉印法

洞天清錄近刻玉印並無昆吾刀蟾肪之說惟用真菊花鋼煅而為刀濶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鋒

頭爲用將玉印以木牀鈐定用刀刻之一刀弗入再鍥一刀至三鍥玉屑起矣若欲以力勝則滑而難刻運刀以臂更置礪石於旁時時磨之使鋒芒堅利無不勝也別無他術

甘旭云古刻玉印以昆吾刀周書云昆吾氏獻刀切玉如脂今無此刀時以藥治刀刻之或以爲藥塗玉刻者謬耳

聞見録曾見一雲間人用藥草煮刀而刻玉印刻畢置

地一宿藥性即退用則復煮但係陋劣庸匠罔何草名秘不肯言用金剛鑽刻玉者近日有之

鑄印法

梅菴雜志鑄印法有二一曰翻沙一曰撥蠟翻沙以木為印覆於沙中作範如鑄錢法撥蠟以黄蠟和松香作印刻文製鈕塗以焦泥俟乾再加生泥火煨令蠟盡泥熟鎔銅傾入之則文字鈕形俱清朗精妙

附 印印法

鄙事散談凡印之平正者每印墊紙切不可厚大寸許者十餘層次之數層再次者五六層最小者一二層足矣擇平正處印之最易得神若古印之刓缺而破者又須厚墊不可一槩論也其紙並須精細

拭印

蝸廬筆記印章用畢當以新絮拭之他物不能去印文中垢膩惟新絮能去須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印典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翁方綱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貢生臣宋大樽

印典卷七

長洲朱象賢撰

器用

製作印章而為之詳求古意細考前軌稍云備美然而相副之具非精製作之器失度何能允稱而助其美乎是以凡諸須用攷古辨今為之附贅即鑄鐫微物無或少遺以俟有識者采擇焉

綬按組綬多與璽印雜見有已錄入前卷者茲卷不復贅

漢官儀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又云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别尊卑彰有德也又說文綬韍維也韍音弗俗作紱

諸綬制度

董巴輿服志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襚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乘輿黄赤綬五采黄赤縹紺淳黄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

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同又漢官儀曰乘輿綬黃地骨白羽青絳緑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

諸侯王赤綬四采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同又漢官儀云四采絳地骨白羽青黃赤綠二丈一尺二百六首侯地絳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二丈八尺

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

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緺綬緺紫青色

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漢官儀云綬羽青地桃花縹長丈八尺

自青綬已上縌

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璲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閒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漢官儀云黑綬白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長相二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漢官儀云黃綬緣八十首長丈七尺又云自黑綬以下縌綬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

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紱又作紼丙吉傳使人加紼而封之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

宮女玄綬

拾遺錄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皆玄綬鞶珮

乘輿綬

漢名臣奏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玄黃綬詔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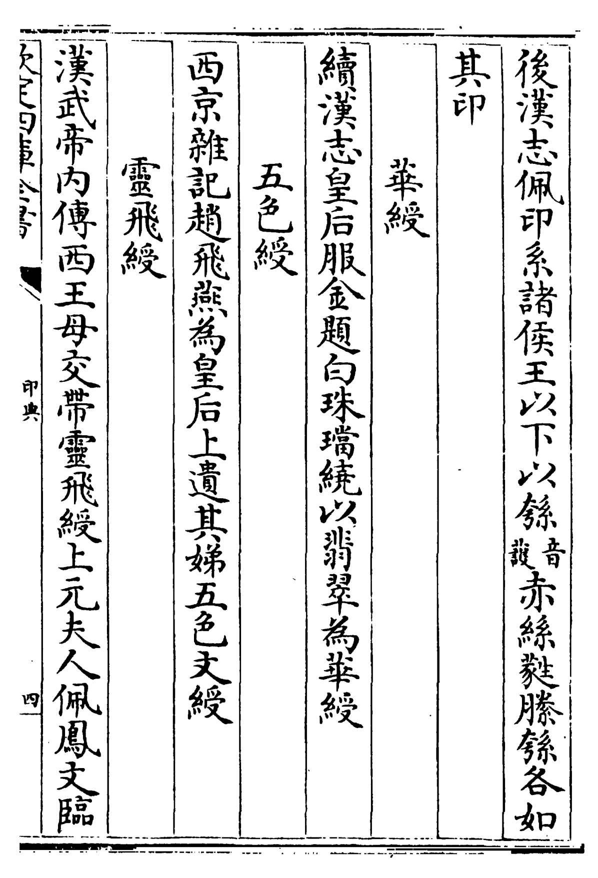
丙丁文綬

博物志太僕朱浮言詔書云百官皆帶王莽時綬又不齊因前袁安故綬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募能為綬作丙丁文者又云六安都尉留應能為丙丁文應募上謹處武庫給食三十日綬成賜帛五十匹

青羽

又漢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議更用青羽

印系



後漢志佩印系諸侯王以下以綟(音戾)赤絲蕤縢綟各如其印

華綬

續漢志皇后服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綬

五色綬

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上遺其娣五色文綬

靈飛綬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交帶靈飛綬上元夫人佩鳳文臨

華綬

佩兩綬

漢書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卧起賞為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及賞賜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

解綬以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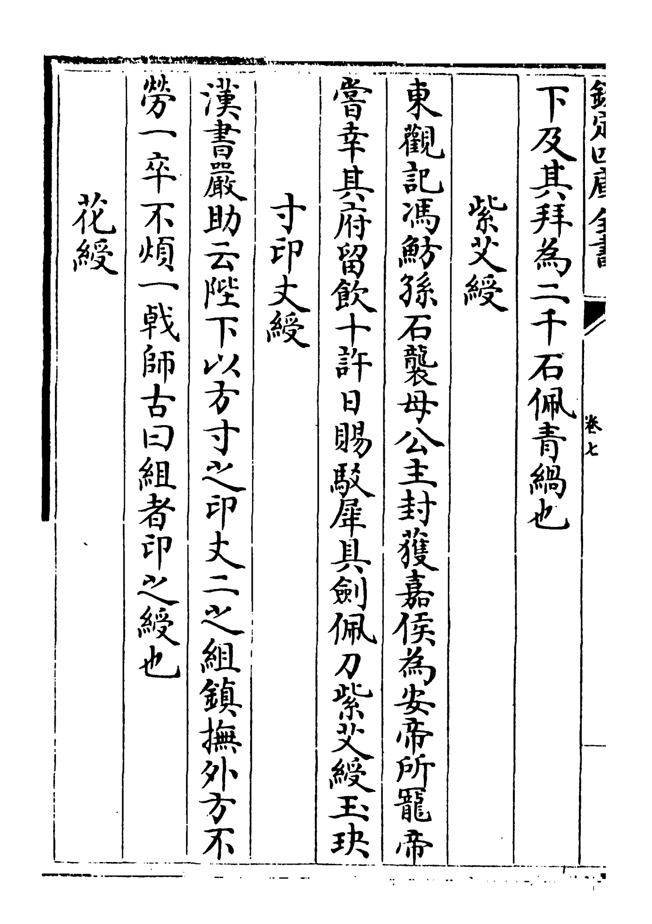
東觀漢記李忠字仲都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忠

帶三綬

又馬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詔封潁上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以襄城亭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青緺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行雪中履有上無



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也

紫艾綬

東觀記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

寸印丈綬

漢書嚴助云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外方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也

花綬

新序漢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
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
以為不可願陛下收之

蕭朱結綬

蕭育漢哀帝時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名當時
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
其相薦達也

金龜紫紱

漢末雜事詔賜陳留蔡邕紫紱金龜邕表云邕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庸體之所能當也

以綬紱

漢書武五王傳燕刺王旦武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書旦得書以綬自紱

綸組縌綬

史游急就篇綸組縌綬以高遷顔師古曰綸青絲綬也組亦綬類也其小者以為冠纓縌者綬之系也綬者受

也所以彖受環印也亦謂之璲秩命不同則緌質各異故云以高遷

白綬

焦贛易林二千官白艾綬也

風俗通秦昭王遣李氷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闢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爲水災氷曰以女與神因責之久有蒼牛鬬於岸上有間氷還謂官屬曰鬬太急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

刺殺北向者神遂絶

朱組青紱

曹植求通親親表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之至願

朱紱

魏雜事文帝丕與于禁詔曰昔漢高祖解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皆人主酬勞報功之心也今將軍

竭盡勤勞朕當以昔時自佩朱紱與卿

緑綟綬

晉書衛瓘録尚書事加緑綟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齊綬制

文獻通考齊制綬乘輿黄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黄縹紺色亦同相國緑綟綬三采緑紫紺郡公朱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中關内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内史青尚書僕射

中書監秘書監皆黑丞皆黃

著綬

梁書張纘為尚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

陳綬制度

文獻通考陳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公玄朱綬四采玄赤縹紺質玄文織長丈八尺百八十

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朱綬四采青赤白縹朱質青文
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名號侯開
國鄉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丈四尺百
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品紫綬黄赤純紫質長丈八尺百
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
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黒綬二采青紺純
紺質長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黄綬二采
黄白純黄質長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

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

後周組綬

又後周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黄白玄纁紅紫緅碧緑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黄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

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

隋綬制度

又隋制王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玄朱綬四采玄赤縹紺純朱質玄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長丈

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緑綟綬四采緑紫黄
赤純緑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
紫綬三采紫黄赤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
銀青光禄大夫朝議大夫闕長丈二正從四品青綬三采
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
綬二采青紺純緇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
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
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

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

隋書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乃佩一隻

煬帝令牛弘制皇后服翟綬

有綬有紱

唐六典凡綬親王纁朱綬一品緑綟綬二品三品紫綬四品青綬五品黒綬凡有綬則有紱

宋制綬

宋鑑王公以下服有師子錦綬三公奉祀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有練鵲錦綬

法官綬

宋史輿服志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綬以别諸臣

玉環綬

元史輿服志玉環綬制以納石失金錦也上有三小環下有青絲織網

虎頭綬

梅菴雜志虎頭綬武臣所服

明綬制并寶池寶匣

三才圖會天子大綬六采黄白赤玄縹緑純玄質五百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

皇太子五采綬赤白玄縹緑純赤質三百二十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

皇后皇妃皇太妃公主諸王俱佩綬

羣臣一品錦綬上用緑黄赤紫四色絲織成雲鳳四色花樣青絲網小綬二用玉環二二品錦綬同一品小綬二犀環二

三品錦綬用緑黄赤紫四色織成雲鶴花樣青絲網小綬二金環二四品錦綬同三品小綬二金環二

五品錦綬用緑黄赤紫四色織成盤雕花樣青絲網小綬二銀環二

六品七品錦綬用緑黄赤三色絲織成練鵲花樣青絲

網小綬二銀環二

八品九品錦綬用黄緑二色織成鸂鶒花樣青絲網小綬二銅環二

會典寶池用金闊取容寶寶匣二副每副三重外匣用木飾以渾金中匣用金鈒造蟠龍小匣仍用木與外匣同小匣内置一寶座四角雕蟠龍飾以渾金座上用小錦褥褥上置寶池用銷金紅羅小夾袱裹寶其匣外各用紅羅銷金大夾袱覆之

私印綬

攷古紀畧官印佩服於身綬制皆長而以絲色别尊卑等級私印綰繫便用其制甚短亦以綵色絲線為之或有用淡紅淺緑者非飾美觀古制原有朱白青黑紅紫緅緑纁碧等十餘綵是可並用者也

鼠咋紫綬

管氏易林遘鼠咋紫綬衣服皆遷新之象

吐綬雞

異禽録有名吐綬雞者嗉藏肉綬長濶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璽室

西京雜記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緑綈其上隴右記隴西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説

蘭金之泥

拾遺記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

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燭是也嘗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宫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絶域多以此泥為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後此泥乃絶焉

寶盞

趙宋璽寶納於小盝盝以金飾之內設金牀承以玻瓈

碧鈿石之屬又盝二重皆飾以金覆以紅羅綉帕

印衣

漢官儀印衣各異其色以别尊卑胡廣曰印衣印服也

印囊

古今注青囊所以盛印也古爲之印囊奏劾者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尚文明故用繒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

專以印居後也

印套

攷古記畧軍假司馬銅印鼻鈕有一薄銅塗金套以護其文

印笥

古器續述嘗攷古之官印有綰鈕佩服亦有用囊盛置而無收藏之器私印非佩故有印笥亦為之奩其式方銅鑄亦有木造者笥中另為木墊隨印大小各為儆限

以護印文天子金奩元稹詩金奩御印篆分明

刀

梅菴雜志作印之刀身須厚而鋒須利不必多備或云鈍刀製印乃古此非知者之言若石印鈍刀猶可銅印如何鐫刻聖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未聞云鈍其器也製印古樸自人為之豈在刀鈍乎

鏨

銅章有鑄有刻有鏨鏨即漢人急就法也其鏨厚須倍

於刀短宜遜於刀薄易摧壞長則鎚之不力也

床

近世作印者俱用床若石印可不必至銅章無論刻鑿必以床為便也葢銅質堅結堅結而身小不用床無以著力且易傷手

金銀

游藝雜述凡造印章金須精銀須紋古制皆然若銀潮而金雜則硬不易刻也

王兆雲云金銀之性俱純粹若作印而襍入銅鉛其質變而脆硬矣然運以老手加以鋼刀亦何畏哉

怡軒先生云金銀印文光弱無鋒絶少意趣遠遜於銅且其聲價貴重名家私印竟可不用

銅

銅出海外色紅而性純以之作印最妙蓋能傳之久而文足重也銅内和以青鉛則色淡古人造器亦用之和以白鉛則黄而質硬古無用者鑄字鑿字則可刻則費

力耳雲南所産幷鍊白銅其性亦純可以並用

石

印石種類不一要其可用者凍為上即以下數種之精華浙中處州之青田次之昌化及閩中壽山又次之楚之荆州滇之武定等類不足數矣然用石不過一時美觀兼便刻者若欲紹美古人不如金銀銅玉之為妙也

王兆雲云古印多係金銀銅玉四者之外偶有象牙水晶等物者而無石印今人私印槩以石為之且多用閩

雜字樣不古甚矣

牙

象牙止堪用於新時舊則每多損裂即善藏家不免油黄如用作印取皮內心外一層為佳浮皮易破中心易黄故名公家不甚以為印也又聞牙性如觸香臭煖氣雖新而佳者亦裂用者宜知之又云象畏鼠如著鼠跡即裂

蠟

撥蠟之蠟有二種一用鑄素器者以松香鎔化濾淨入

菜油以和為度春與秋同夏則半冬則倍一用以起花者將黄蠟亦加菜油以軟為度其法與製松香畧同凡鑄印先將松香作骨外以黄蠟撥鈕刻字無不盡妙

泥

印範用潔淨細泥和以稻草燒透俟冷搗如粉瀝生泥漿調之塗於蠟上或晒乾或陰乾但不可近火若生泥為範銅灌不入且要起窠深空也熟泥中粘糠粃羽毛米粞等物其處必吸銅不到也大凡蠟上塗以熟泥熟泥之外

再加生泥鑄過作熟泥用也

印色

楊升菴云今之紫粉古謂之芝泥今之錦沙古謂之丹䑋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庾信謝趙王賚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崇徽啟曳蓋偃藩錦砂濡印

梅菴雜志印色舊無良方近有人用萞蔴油或茶油置玻璃瓶中三伏時晒之漸稠愈晒愈妙硃砂去其標及最重者以標黃而脚黑也不可用銀硃恐日久色變入龍骨十之一有八寶粉為佳否則止用珊瑚粉其法頗

妙菜油性走印印有黄跡不可用

王兆雲云印固須佳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丘茶洞山岕必得第一第二泉烹之又如精毫非得妙墨名硯亦不能佳

黑印色

昔唐集賢院圖書印用墨印厥後博古家彚古印為譜有效之者印出最易得神且歴久而色不變若作印譜俱宜用之其油艾與朱同用最輕細煙龍骨八寳粉亦

與朱色相等

吳傅朋蘭亭圖跋云上有印三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逾以故唐人間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以墨

印油

楊升菴云古方萞蔴油或用煎糊油皆未為佳近傳用川山甲油取其不滲試之良妙

擷芳録以蓖蔴油毎兩入去皮老薑五錢烈日中曝至三年乃入硃艾印於紙上不滲天寒不凍最妙法也

艾

艾蘄州者為佳先撿去細屑及梗再揉數百度於光細石臼中舂之篩淨如綿絮用泉水于瓦器中煮去黄黑色曝燥方可入以油硃

印池

甘旭云印池止宜用磁器印色歴久不壊若金銀銅錫

之類皆不可用數日即壞至近世青田等石者亦未甚佳如用以白蠟蠟其池内庶不損油

綬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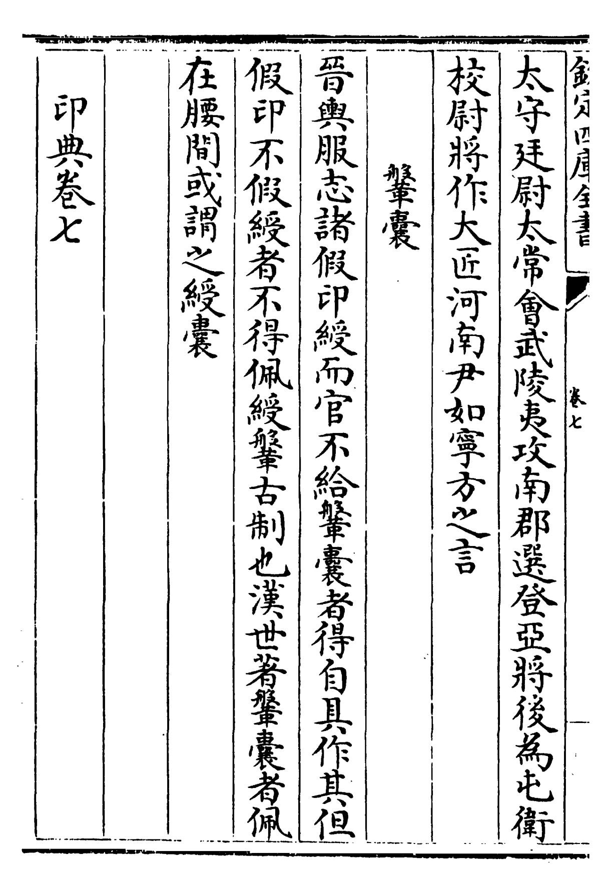
漢官儀印綬盛以篋篋以緑綈表白素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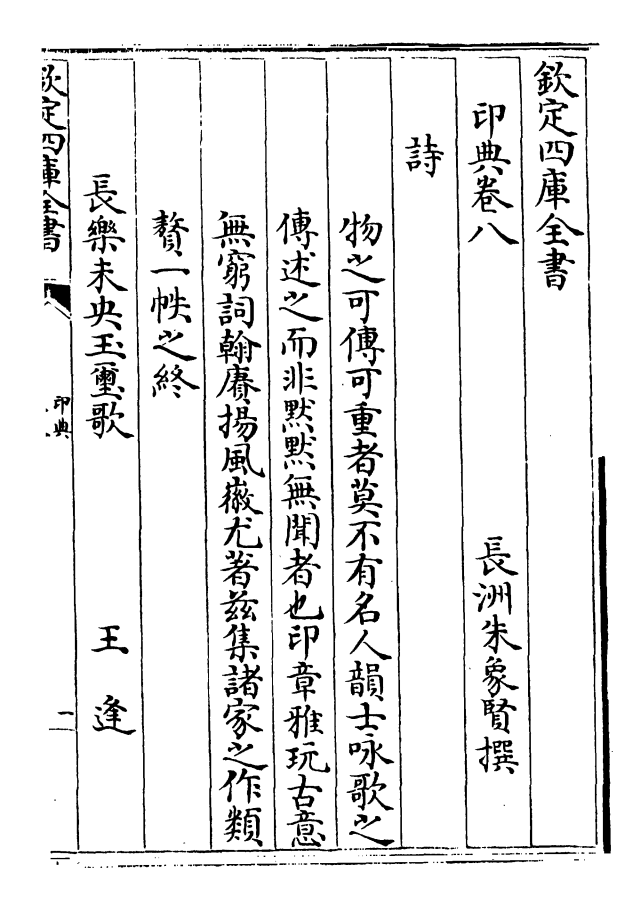
應劭風俗通車騎將軍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蛇長二尺分南北走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無幾拜尚書遼東

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夷攻南郡選登亞將後爲屯衛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如寧方之言

鞶囊

晉輿服志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佩在腰閒或謂之綬囊





印典卷八

長洲朱象賢撰

詩

物之可傳可重者莫不有名人韻士咏歌之傳述之而非默默無聞者也印章雅玩古意無窮詞翰賡揚風徽尤著兹集諸家之作類贅一帙之終

長樂未央玉璽歌　　王逢

赤龍銜日照赤子白蛇横斃烏騅死東風吹冷咸陽灰長樂未央連𨷻起昆吾賓刀截瓊肪陰文小篆雲漢章盤螭作鈕徑二寸歷歲四百傳天王黄星孛明銅爵舞銅仙淚泣如絲雨盜將神器竟不歸璽亦漂淪頻易主使君購得心良苦君不見豐城有劍氣上衝米船也貫滄江虹陋歌先附薌卿鴻

秦璽歌　　怡軒公

潤潔良材篆魚鳥示信彤廷為禪寶追琢思傳世萬千

赤龍早入函關道戰鬬紛紛欲得難抵軒投地幾時安

桑田滄海終無已莫作尋常古意看

秦皇玉璽行　朱象賢

六王繫頸歸函谷當道白蛇恣殘毒典墳已作咸陽灰

鐫摹枉玷荊山玉麗文精妙螭蟠鈕寳氣光芒射牛斗

須臾東海鮑車還道旁已屬他人有君不見唐虞揖讓

稱聖神垂裳而治無繁文又不見救民伐暴湯與武受

命何曾藉圭組賈兒貪詭多經營居奇逞淫呂易嬴一

朝反古事追琢常遺簒奪興戈兵得失頻頻歲千百土花苔蘚留陳迹侵尋未去凶虐餘洗攻誰試他山石重使人間覩完璧

武后玉璽歌

武后玉璽瑩白僅半寸元太史伯顏以歷代璽改造押字鷹墜等物獨此不可他用得以傳留因為之歌

清瑩潔白如凝脂鐫成破體文參差蛾眉君國今已矣蟠螭寸寶傳當時先春曾署催花令憶舊還填如意辭

風華艷治珠宫裡信徹天人貴無比紅羅繡帕鎖金奩
荏苒韶光似流水興亡得失各悤悤每同古璽藏新宫
豈知天地翻覆文物尼煮鶴燒琴竟誰惜斑斑押字盡
符章纍纍廳隧皆瓊碧人去無須理治文刬來猶剩娉
婷跡尋思往昔最堪傷事物相傳易渺茫得覩燼餘知
制作才人才調本非常

老姑投國璽　楊鐵崖

梁山崩六百年後符命興五將十侯至宰衡改漢臘頒

新正五威符命走天下侯王稽首厥角崩老姑亦去號
改新母稱置酒未央宮誰爲朱虛按劔行酒令平聲吁嗟
長樂孺子璽不得渭陵殉葬藏幽扃

王氏后　又

沙麓鍾靈六百年存劉一璽忍輕捐老天有意母天下
黄霧如何塞九天

獻穆后　王梅菴

漢中興誅莽新漢祚完出曹瞞執政肆虐弑母后晉女

盜璽謀已就女生外向古有言呼天涕泣怒抵軒

宋侍中謝朏　馮雪湖

呼不來宋侍中我直宋璽綬不知有齊公勑賜傳宣日當午侍中高卧猶閉户弗云我疾我不疾朝服堂堂天上出天上出誰解璽平頭郎王儉散髻子一時榮千古恥

鄭夫人食尚宮掌璽女官　又

謝侍中卧不起鄭夫人守以死兩人義重天子璽彼丈夫兮此女子大節匹休馮與李漢馮婕妤唐李昭儀王后一擲何

足齒

衛將軍玉印歌　　泰不華

武皇雄畧吞八荒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尚方賫玉將作匠别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鈕古篆文太常鍾鼎旌奇勲君不見祁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古物存摩挲斷璧悲英魂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

順伯定為漢物求賦此詩　虞道園

將軍騎從公主時豈意刻玉為文章珠襦已隨黄土化此物還同金雁翔軍中只說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人生甲徵何可忽碌碌姓名誰見收

衛將軍歌為得衛青玉印者賦之　吴淵穎

昔聞衛將軍起自衛子夫姊為皇后弟為奴親提漢兵北擊胡旌旗劍戟羆熊貙指揮六郡良家子輸給三邊幕府租血流余吾斷斥候䰟駭老上燒穹廬天子召見

錫印符鐃歌騎吹凱入都椎牛釃酒啟鞠室饗士論功
懸箭箙平陽故侯丈二殳寡主忸怩膝走趨兩兒佩綬
光耀軀外虓内熵絶代無荆玉方寸温且腴古文繆篆
姓名俱螭尾壓鈕巧盤拏楯鼻磨墨急檄書史傳數紙
丘山如王侯螻蟻但須臾土花沿葉空糢糊何人手曾
秉鈞樞何人身已返隷拏昔貧今富鼠作虎昔富今貧
鵲化梟感時撫舊嘆以吁淮陰鍾室彭越菹良弓猛狗
謗不誣衛青玉印千載餘珍重漢皇宏遠模

題姑蘇陸友仁藏衛青玉印　揭傒斯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識得衛將軍衛將軍今何在白草茫茫古時塞將軍功業漢山河江南陸郎古意多

司馬相如玉印歌 為錢編修作　毛甡

漢庭司馬梁園客早歲為郎晚馳驛因慕邯鄲舊相賢借取高名注屬籍當時原有摹璽書大者礱石小琢玗螭頭龜膊總啣帶碧文緑籀皆施朱相傳解玉刻小印四角中央搆名字檄使填將諭蜀文酒徒印作當壚契

於今相隔年又年不虞此物留人間土衣苔繡半斑駮
銀鈎玉筯還新鮮截肪徑寸覆玦鈕何必黄金大如斗
錢郎得此真罕希每與秘書通鞶肘會當天子好古文
相如已是同時人尚書給札令繕賦落筆殿前如有神
遂登著作入金馬名在何須更相假對策姑令董仲先
容才久為廉頗下長安秋盡寒欲來驅車一上昭王臺
酒闌出示爭把玩令我懷古心裴裒前人意氣不長在
况復微丈等光怪何物雲英護此符歷刦千秋不曾壊

龍門遺册嫩未收圖書堆垛能生愁我今欲借丈園篆

一葱桃花紙上油

購得古銅印歌　　施一山

好鶴好琴同一癖昔人去後還蕭索今之好事凡幾輩

破硯殘碑皆拱璧我獨傾囊古印換纍纍大小堆書案

下括六朝上秦漢土花剥蝕銀光爛鈕錯龜蛇獅覆斗

六面兩面皆不醜或戲胚胎肖子母行軍急就那及鐫

信手鑿入風回旋冶鑄端好殫精研總奪造化泣神鬼

卮匜敦牟何閒然呵護僞教千載聚精靈與爾應常住重為嘆曰世代推遷陵谷變咸陽灰燼昆陽戰大塚高墳狐兎穿金椀珠襦市廛街獨此古章屹不磨刼餘得與時摩抄茫茫終奈古章何

古銅章歌為施考功賦　　沈陶村

一室寶氣相騰旋疑有鼎光高燭天主人開囊出示古銅印知自秦漢之世留人間螭頭龜鈕色斑駮土蝕苔侵半欲落小篆秦相文破體垂垂挂釵脚急就漢人製

馬上縱横偶然作風回鸞鳳體軒翥劍斫蛟鼉勢騰躍別有紅文緑字形糢糊如鐫非鐫鑿非鑿上自公侯印下及行軍符牙門部曲别騎將蠻夷邑長家丞俱私家小印著名氏星羅碁布人人殊羸顛劉蹶幾興敗廟社鐘鏞竟安在雲烟過眼十七朝此印蒼涼閲人代應有精靈永護持歷遭塵刼常不壞先生博物窮討蒐嗜古以外無營求静坐齋閣觀衆妙蒼然古色盈雙眸左陳犧尊右敦音對牟更列瓦泰連彝舟閒將金薤細摩挲留

侯史遷晉我儔中有留侯太史公二印鴻文高隱師往哲人與古印同千秋

金石歌送友赴試　　施一山

軒頡洪荒不可攷雲禾蝌鳥空垂傳籀斯二篆及苦縣碑版漫漶亦弗全世之學者務剽襲字體闇汶況鑿鐫強工光澤媚時目柔條弱草蜘絲牽天賦君才復好古金石囮源四代聚硜然落墨風埽籜痱丈急就咸規矩陽折而圓陰折方荒齋頃刻盈琳琅胸羅象緯既如此

何嗟義命深摧藏顧君勿吝金錯刀顧君好瑩鷿鵜膏

追琢圭璧連城髙便乘鳯舞龍蟠勢一正羣趨快我曹

陸子友仁得古銅印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

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旣沒仲安就予求賦作此

贈之　　　倪瓚

吾友伯仁甫覽古閱世盲示我古印章始得自幽并辨

文曰定之釋義為爾名旣名字仲安冣哉在敬誠伯仁

今則亡緬懷涕沾纓翳昔黄太史結交漢米生手持玉

刻文螭鈕交縱横上有元暉字印刓與弗輕殷勤字其兒祖武𦂳可繩久矣學業懋繼述暉芳英書畫比二王價重如連城髙躅思仰止景行爾其行

詠古印　　墅耕公

金玉為資質遺留若景星白文傳遠信朱記奉明廷破體分名氏隆顛列鈕形幾番羅浩刼呵護有神靈

決道弟得小金印以詩贈之　鼂冲之

季也獲金印籀文秦不如情知非鳥跡恨不識天書溪

靜龜遊罷庭閒鷸鬬餘春風還舊物踈俊獨憐渠

古印　　朱象賢

名姓功勳振昔年滄桑幾變信空傳未看造次軍中賜猶識縱横馬上鐫苔蝕翠分青紱麗土花紅帶紫泥鮮摩抄古意盈雙眼誰復纍纍肘後懸

獲玉印　三茅山道童遇白兎入穴掘之得九老仙都君玉印乃宣和故物

吳全節

瑶瑛篆刻鎮華陽猶帶宣和雨露香玉兎有靈開地藏

金章無意得天章九重臺殿增春色萬里書中耿夜光
喜遇明時薦神瑞三君珍重護宏綱

古銅印　　甘　旭

鈕别螭龜質鑄金細摹破體洗塵侵光陰流電無須計
自有蒼然古意深

題印囊　　陸龜蒙

鵲啣龜顧妙無餘不愛風流愛石渠應笑休文過萬卷
至今誰道沈家書

和陸魯望印囊　皮日休

金篆方圓一寸餘可憐銀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將心印印破人間萬卷書

壽山印石歌　梅瞿山

誰為南宮顛呼石下拜名爭傳誰為焦先怪煮石療饑我亦愛古來奇物遇奇人無意相遭各有神天教文彩應圖瑞泗石汜石各有類青田舊凍美絕倫氷堅魚腦同晶瑩邇來壽山更奇絕輝如美玉分五色將毋鍊石

女媧師補天滴瀝遺天脂風雷恍忽騰蛟螭土奔石裂
堆琉璃柑黄蠟白硃砂肥緑浮艾葉尤稱奇鐫猊鏤虎
蹲靈龜製成篆籀懷李斯陸子好奇走東海寄我四笏
封磊磊婆娑兩手生霞彩醉飲高歌出真宰倘聞瞿山
何所癖我有小軒名拜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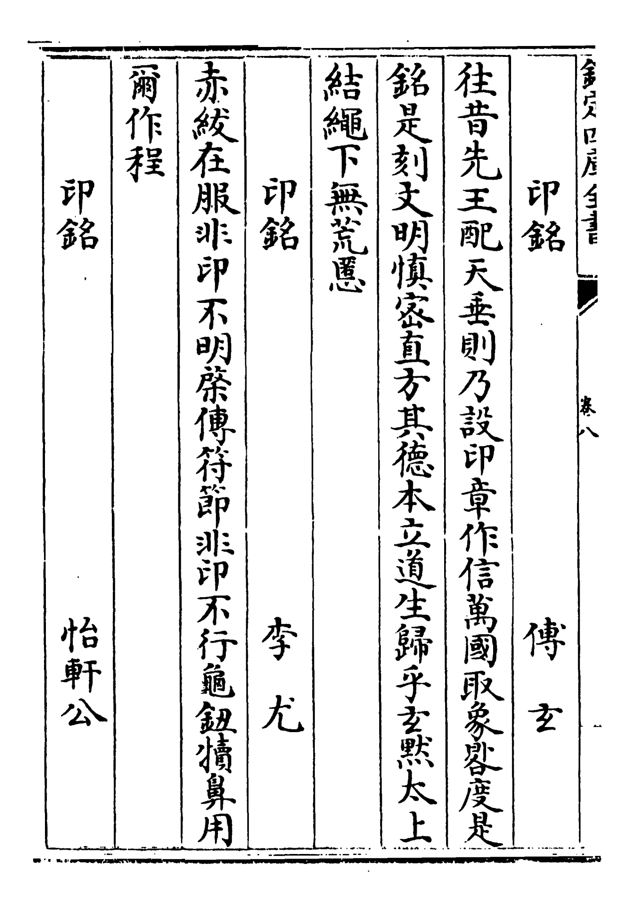
印泥歌贈沈子　　施一山

日初出光陸離赤鳳翔翔赤龍騤騤大秦之珠火浣布
猩紅血漬珊瑚枝如何兩造精靈器盡入君家一印池

附 虎符歌　　朱德潤

建章前殿金鳳皇兵符五出單于降漢家明詔下雞鹿將軍夜送呼韓王棘門驃騎多猛士酒酣擊劍願效死征和丞相佐君王從此合符兵不起霜風千年換陵谷土花銅秀青如玉班班只憶漢彤庭用㪅那知變夷俗當時銜命出關中編韉豈敢要奇功平原豺獸不擇肉印章千里空泥封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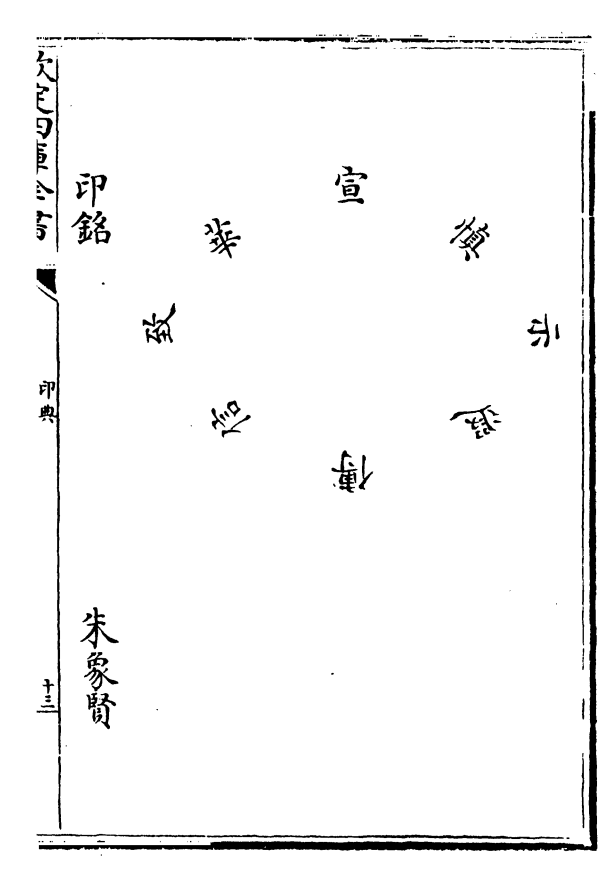
印銘　　　　　　　　　傅玄

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瑴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印銘　　　　　　　　　李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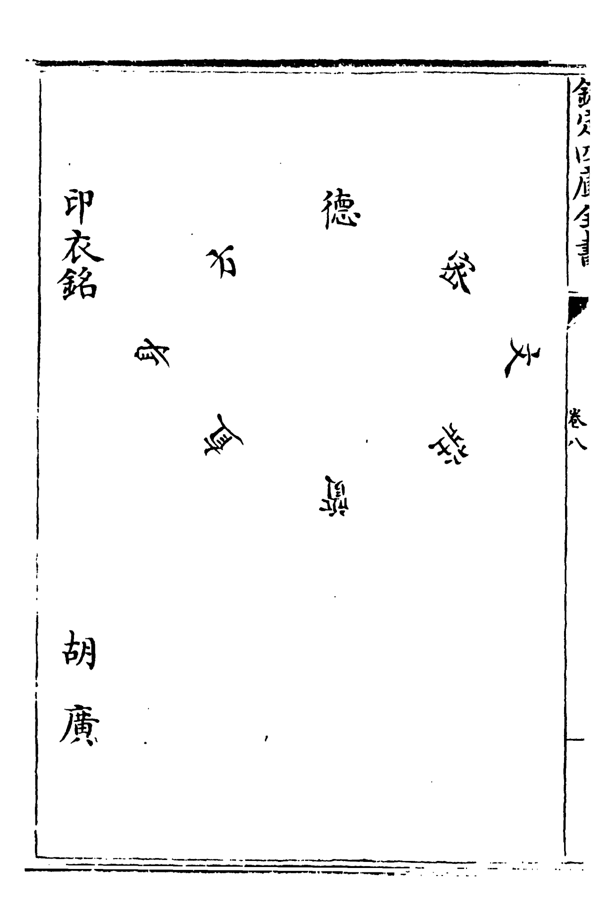
赤紱在服非印不明棨傳符節非印不行龜鈕犢鼻用爾作程

印銘　　　　　　　　　怡軒公



印銘

朱象賢



印衣銘

胡廣

印衣印服也漢官儀印有金銀銅之殊而服亦異其色所以别尊卑等貴賤也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為光為飾邁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膺兹多福登位歷壽子孫萬億

印斗銘　　王十朋

器繇而光斗形而方孰鑴賤名於是乎藏

龍文印笥銘　　闕名

文華德方寶信斯藏

綬笥銘　　張衡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為得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金纓組履文章日信平聲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爻緡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乜涓有隣

箴

符璽令箴　　崔瑗

在尊曰璽在卑曰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直敢告不剛

賦

印賦以王道正直執契理人為韻　　趙良器

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端拱巖廊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尚傳於樸畧結繩刻木

化始漸於昭彰暨夫扇澆瀉事征討知慧出而下有大僞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智周萬物仰觀俯考追淳化於往初發鳥迹而爰造是鑄至堅之金騁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回合雕錯得宜而瑩淨其道恒其體正其君者是效故有聞於至孚王者是司故不待於嚴令詳觀其貌且横且直文繚繞而外轉字連綿而内逼迹處泥而髣髴容因朱而翕艴迫而察之若披彩畫之圖遠而望之若散晴霞之色爾其大小咸準委曲相襲隨

時而行仗義而立羣吏則有慮其誕故合之而給天子則不責於人故司契而執借如九命作伯三朝謁帝服冠冕而去來佩印綬而有繼當司存之部領覽職事之巨細罔不典常作師圖忱之予且契之不明訟之所起契之既用人得而理豈徒中山張氏化墜鵲而初成餘不亭侯感回龜而相似光錫忠孝若斯而已亂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執其左契欲使還淳故得永全太樸不數㸑契倫斯亦為政之機要何止更光於縉紳

受命寶賦并序　　梁　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於陳隋隋煬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覿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刼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

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否若恃寳命在已而慆心堙耳漸乎危殆以肙㞐之尊被竊鈇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為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忽儆覬之類於是作受命寳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

詞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極百寳之純精下氏得之三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

玩好之所資徽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為龍為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以降殃惟陰陽之運行終受授而不常隨素車與白馬歸赤精於路旁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實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顛覆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為火主以得之

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寳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黄星兆發雲雷遘屯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㫺井以蕪没披草萊以拯之實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得由道隋之弁吞始負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當路郊廟棄而失主望夷之釁既發斯器淪於醜鹵昊天有命眷我

高祖騫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飈舉聖人既作萬物斯睹於斯時也允德扇結東周𧖴䖢帝謂文皇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乎䰟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為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唯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為大於細為難於易然後本不摇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

若夫符命之所加歷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饕與僭亂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若答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𦓔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故不既得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唐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咸陽獲寶符賦　　失名

玉鈕惟舊芝泥尚新螭文外發鳥篆中陳

頌

青宫受寶頌　　虞集

天歷二年六月巳酉皇太子受寳於行幄臣等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肅巽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

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忻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贊上九曰

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筵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曽是修遠帝載龍旗其行遲遲萬民徯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
毋即安次於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差坰放牧緐纓
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賚來趨維時范
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屬賚來自南追琢有章
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覩有尊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
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
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譜

傳國璽譜　　鄭文寶

國璽者本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楚求婚於趙以璧納聘故稱趙璧而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使藺相如送璧於秦秦納璧而恡城相如乃詭而奪至秦皇幷六國獨有天下迺命李斯篆書詔工人孫壽用是璧為之一云用藍田玉作之其篆文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至始皇崩二世立天下大亂劉項起二世為趙高所弒立子嬰子嬰立四十日漢高祖先與諸侯期入關子嬰

乃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奉傳國璽降於軹道旁高祖
收璽以子嬰屬吏項羽後殺子嬰誅戮秦族封高祖還
定關中立漢社稷五年誅項羽而有天下至平帝時王
莽輔政鴆殺平帝立孺子自號安漢公王莽使皇后求
國璽后知不能留乃從綬解下投地故一角有缺莽就
得之遂稱新室按玉璽方濶四寸龍鼻色黄上大篆文
飾以蟲鳥魚龍之狀秦相李斯篆其字有八云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側小書七字即魏太祖命黄象篆之文曰

魏所受漢傳國璽初王莽之末天下大亂赤眉入長安長安人公賓就殺莽於漸臺遂得國璽歸於劉盆子建武中盆子降世祖故璽入後漢至獻帝董卓作亂張讓段珪將帝出小平津投璽於洛陽井中孫堅入洛見井上有五色氣使人濬井乃獲璽孫堅得之尋為袁術所奪袁術敗璽入魏太祖至常道鄉公禪位於晉璽入晉室懷帝為劉聰所陷帝降聰聰於承塵得之璽入聰聰死粲為靳準所殺劉曜平靳準國稱趙及曜為後趙石

勒所滅其璽入勒至季龍死石氏大亂中原魏冉閔盡
誅石氏遂稱魏為前燕慕容儁所敗有戴施者得璽詭
尚以五百騎送之歸於東晉即穆帝時也及恭帝傳位
宋主劉裕璽入宋至順帝時禪位於南齊齊主蕭道成
求璽璽又入齊至和帝時禪位於梁主蕭衍以璽入梁
武帝太清時侯景作亂臺城不守武帝崩蕭綱為簡文
帝俄而幽死永福省立昭明子棟又廢棟自立百餘日
軍敗為羊鯤所殺有趙賢者為棟所親掌璽綬及鯤敗

將一疋載璽至京中時有載金者為盜所刼載璽者乃躍舟中至瓜洲復遇盜力不能制投璽於草中而告大將軍郭敬之敬之取得與北齊王高洋至高緯為後周武帝宇文邕所殺璽入周室靜帝行禪位於隋文帝璽入隋煬帝幸江都宇文化及行弑帝崩其璽為蕭后所掌遂歸於宇文化及為竇建德所殺璽入建德後建德為突厥可汗所敗蕭后將璽入虜庭至唐武德中使人入虜取蕭后及傳國璽突厥乃遣蕭后及璽并煬帝少

子元帝歸遂入唐高祖神堯皇帝受之按唐年譜錄廣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僖宗幸蜀王建囊負傳國璽從駕以行天祐初濟陰王祝以壽終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莊宗同光之亂歸於明宗明宗崩清泰即位於岐下王思同張虔劉之舉少帝奔潞潞帥石敬瑭不納殞於驛署璽歸於清泰晉高擁戎馬自晉陽入洛河橋不守清泰積薪累日盡驅宗室六宮珍玩一旦偕焚於摘星樓秦璽煨燼其亦明矣按陷蕃記北戎入梁園晉少主奉

上璽綬戎王怪玉璽制用鍊樸筆工又非真絕疑將有隱易者晉人具以實對文寶淳化中司計陝右督芻軍於塞下有虔州永壽縣主簿趙應良者北燕人老而能記自謂少年事戎爲僞丞相高公堂後官嘗從公至燕子城登重閣閲晉舊物得觀璽綬與陷蕃畧同令傳者云秦璽入虜亦其語矣至道三年五月十五日滎陽鄭文寶舟中述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即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劒曰頭可得而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簒位向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

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及斬莽首幷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自乘天子車輦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禄至髙陵更始奉璽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卓時已焚燒洛邑徙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旦有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

之紹得璽見魏武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帝永嘉五年王彌入洛陽執懐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為石勒所幷璽復入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為冉閔所滅此璽入閔閔敗璽存閔之部屬蔣幹晉鎮西將軍謝尚遣都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歴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疏

天啟甲子九月臨漳民邢一泰於漳河西畔得

玉璽奏疏　　程紹

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譟流聞禁闥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秘於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

炤乘蠻夷偏霸猶知尊賢珽善輝耀史冊況乎聖明之朝全盛之世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有一斥不還之詞臣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為登進玉瓚光於清廟瑚璉貢於明堂共襄大

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黄璽夏禹玄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璽其真偽豈足論哉

表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受命之符為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歸方拜貺於大庭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驩休臣聞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薦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

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陛下沉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埀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代任參賀玉璽表　　趙南唐

天道左旋炎圖復振皇威北暢珍物遄歸元正會朝普率呼抃伏以海嶽所產惟玉稟陽宗廟之傳以璽守位

元帝得之興晉祚光武因之洪漢京恭惟皇帝陛下席累聖之休受一謙之益以時和歲豐為上瑞以兵寢刑措為極功蠲租弛民羣生莫不安業解網恤物異類亦且懷仁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刻孔彰咸曰寧王之大寶故府之藏既入神州之復可期臣病解樞機勉之藩服觴稱萬壽自憐遂隔於慶儀品列三金猶幸獲供於貢職

牋

代崔彧進傳國璽牋　楊桓

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望日臣番直宿衛御史臺事臣濶濶朮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真縈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貿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濶濶朮蒙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

厚及方之三不足背鈕盤螭四厭方際鈕盡璽堺之上取中通一横竅可徑分箸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適背若蟲鳥魚龍之狀别有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即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神為肅然乃加以淨綿複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潤潤术等直趨青宫內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王慶端嘉議大夫

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導謁進
獻皇太后御前啟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
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
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龍飛之時不求
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
靈貺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
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傳皇太孫親為付
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啟

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别循常以玉求鬻臣見而識之特持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進辨其寶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裡紋金綺素有差以為異日旌賞之徵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遍示羣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正至大之量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啟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

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
上壽自是内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
有德故天復命武王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
天命復歸於皇太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言
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
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言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
之歸也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為天下除禍

定亂隆功盛德簡在天心受命而為天下主以至我憲
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
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遂
生樂施及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悅下
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為而治者迨廿年
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頼元妃内助之淵沉也
敬惟皇太妃聰明淑懿母儀崇嚴德量溥厚孝敬慈恕
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内則皇孫巽

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飭由是聖上君父

大見倚重雖於時皇太孫未昭儲副之託而詹事之司

未嘗一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於青宮之位無時不在

誠非人力所能為也欽惟皇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

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族屬係望遐邇歸心聖祖憲

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

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

日賜以皇太子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

下聞之室家胥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豈期又於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速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之心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為太子先封楚王

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於楚宜建元寶應蓋以寶為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子封為燕王今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於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朝以見天心正為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繼體之

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宫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嚮輒罄所見以賛其萬一謹將寳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慎説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葢曰天付爾此器俾寳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寳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幷寳璽篆文圖説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

璧後求省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幷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就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

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
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璆聞帝爲
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帝道
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
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
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
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
復得之自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

于正道尒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帝后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内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

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録又圖中别有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察厥四際無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秦光十九年雝州刺史郄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爲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

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聽覽徹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

論

秦璽論　　　　胡致堂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

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符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

唐有天下當刻唐璽而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凝命革故而取新也茍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傳國璽論　　郝經

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為一代法制別等差辨上下列貴賤定尊卑以為名器而不以為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受命莫不革

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璋判白弓繡質元龜青純等或以為藏或以為分或以為寶而亦不以為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沉社僨則轉而之他傳受而守之莫敢少置者在夫道而已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王受命為天地人物主乃復以道為統而相傳故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為二帝三王而道高萬世古今莫及末聞有後世所謂傳國璽者及秦始皇幷天下奮私智盡滅先世帝王之制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乃兼帝王之號而為皇帝璽綬滅趙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已為始皇帝其餘以世為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始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為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

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武庫傳示無窮如夏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弁為一代寶器別取藍田渾璞
刻為大漢受命之璽以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
以為傳國璽於是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為巳
有縮於周勃問於霍光奪於王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
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豊於死東
漢之亡刼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
魏傳之晉懷愍之難入於劉石復歸於金陵天下之人

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絶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方寸之玉為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為正統宋靖康之亂為金所有漢以來十有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皆不傳始則襍於王霸終則盡為茍且其簒弒奪攘蹂躪血肉汚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

者勿傳勿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宜也彼嘗有是而亡其國吾今得之其誠為吉祥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為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為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雖一時忿激之言最為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見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政亡國之器襲訛踵陋莫以為非可為嘆惋且

其制名為傳國璽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舜舜傳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簒弒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為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為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為一代之璽更其文為一代之文亡國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

之際更為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為歴代傳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為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為寳一帝一璽不以為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記

玉璽傳授本末記　　失名

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寳用者秦璽也歴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

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歴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直獲之以為大寳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序

吳氏印譜序　　揭汯

印章之來尚矣制式之等鈕綬之别雖各有異所以傳

令示信一也是編自漢至晉凡諸印章捜訪殆盡一一
摹搨類聚品列沿革始末標注其下不惟千百年之遺
文舊典古雅朴厚之意粲然在目而當時設官分職廢
置之由亦從可攷焉吳氏孟思素以篆隸名而是編皆
其手録尤可寶也熊君仲章得之以示余故書此而歸
之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書

楊氏集古印譜序　　　　俞希魯

予家舊藏王子弁嘯堂集古録列古印刻式三十有七

後遊杭識竹房吾子行得學古編其所收益富當時視為賅博乃今見浦城楊侯宗道印譜絶出二書遠甚展卷披閱使人慨然有懷古之意予觀周官職金所掌之物皆揭而璽之鄭氏謂璽者印也則三代未嘗無印特世遠湮沒非若彝器重大而可以久傳者也然則虞卿之所棄蘇秦之所佩殆亦周之遺制歟漢去古未遠其制作必有自來斯譜之所以不易得也盍亦録梓而行諸世俾好事者得有所攷焉

印數序　　　　　　王百穀

夫輯瑞合符流傳邈矣刻龍判虎制作紛然漢祖畫銷於借箸博陸夜徼而按劍錐畫倉皇於朝亂倒用譎詭於軍興虞卿急友而解去周福因師而獲綰斯皆見聞沿襲方策不刊者矣於是顧君汝修海岱琛奇門庭國士無雙之雋尚充啟乎司徒弟五之名誠何減乎驃騎南金並朗東箭挺生書流望邁夫皇象博物譽隆於茂先檝賸林搜探冏剖谷公私并録銅玉俱收辨蘚苔之

蝕字而摩挲斷璞測塵埃之鏽畫而把玩殘章宮商附
麗究同冑柳之鱗朱紫參差似出散花之手列爵則君
公卿士驥尾荒夷類族則王謝崔盧綴旒詫姓臨摹殫
力於按圖假借傾心於請璧象形折徵於蟲鳥轉注闕
文於魯魚浮湛日月鑿匱精靈爰摭斯編嘉名印藪嗚
呼玉璽與黃屋齊更銅章共朱顏並殉悲哉紫綬之人
盡是青原之骨爾乃明夫亡賴秦書發錢鏄之餘樵豎
何知晉鑞拾斧斤之下斲土荒岡化形之鵲莫隱披榛

故隴左顧之龜始出匪直金盌玉魚同其珍怪抑亦石經漆簡娩其光價矣

啟

請周翼徵刻印啟　　陳維崧

月晴紫陌只照青衫秋老渾河漸添黃葉荊軻一去市中饒感慨之人樂毅無歸臺畔足飄零之客爰有汝南才子婁水名流擒丈則翡翠盈箱織句則蒲桃竟幅固已江東僑肸推以君宗河北温邢呼為祭酒爰觀石鼓

偶客金臺劉公斡之逸氣籍甚鄴中王輔嗣之清談斐然都下五侯接席都為樓護傳鯖千里知名競以陳蕃下榻昨與同人為言剩技周瑜顧曲之暇閒涉說文伯仁飲酒之餘兼摹繆篆爛銅破玉頻鐫蝌蚪之形漢印秦章屢畫蛟螭之狀然此微長原無足述如斯小道亦又何之僕笑而言君何不達今夫華章麗句或偏知巳之難逢鉅製鴻裁恒慮賞音之莫遘若夫見蔡中郎之鳥篆則傳觀盡訝其精覩戴安道之鷄碑則好事羣驚

其妙葢形而下者易為知形而上者難為喻也然而聊為遊戲何妨暫揮郢容之斤姑與周旋何須不刻宋人之葉嗟乎絶技可傳多能有屬衹論一藝願諸君無失此人若問其他恐當世竟無其亞譬訪君平卜筮亟趍其百錢罷肆之前如求王宰丹青幸需之十日一山而後

考

玉璽考　　楊慎

元朝至元三十一年木華黎曽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辨其為傳國璽上之愼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於後唐又唐主存朂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贋矣是以今日既曰於潞王從珂同焚於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於蔡州之幽蘭軒矣而

翟朝宗又得之以為宋寧宗獻若果贋而酷肖則宋徽宗正衛名受欺者又何疑其無撿螭角無缺卻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邪贋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於崔彧而託名於碩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為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耳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書注衛宏曰秦璽題

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重貴遣其子延煦獻傳國璽於遼遼主訝其非真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劚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矣而況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

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印典卷八

印典跋

人世莫不以文字為貴湯盤孔鼎岣嶁岐陽之見重者以其古質而有先哲之遺文也璽印之文字較他物為重且結繩之後象形二篆而為八分八分而隸隸而真艸行矣世風日下文雅而為鄙俗古樸而為浮薄事無不然獨印章於真草行書之後猶然篆刻則古意之未亡者僅此一物而已是可泛視耶清溪子印典八卷分十二類凡璽印淵源制度故事以及評論造作歌詠記

敘莫不畢備捨此別無講求考覈之述作而所採諸書更多秘妙如吳中隱人王基太御氏梅菴雜記蝸廬筆記元人宋旡子虛氏攷古紀畧宋葉氏游藝雜述流傳甚罕閒檇李曹氏曾有抄本其餘收藏家俱未之見苟非廣搜博覽安能及此墅畊者諱世臣官太常怡軒先生者諱必信官大理俱為前代詞宗即清谿先世因以附記云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春仲沙村白長庚